

卷上

校正  
金匱要畧心典

上海棋盤街  
文瑞樓印行

	丑 21
	1
	共 3 册



5532  
002

張仲景  
尤在涇  
先生  
原本  
集註

精校金匱要  
畧心典

楊永年題



上海文樓  
海瑞印



今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間次東垣次丹谿且曰仲景專於傷寒自有明以來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竊嘗考神農著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臣佐使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於禁方而其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為一自林億等校刊遂分為兩焉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因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自敘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况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尚得為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略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仲景則匯集成書而以己意出入焉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括樓桂枝湯乃桂枝加括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括樓湯而曰括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即桂枝加

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為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者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人之病鮮效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審的而恨強弓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本草惟神農本草經為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辨駁反失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輒拒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遂為信然嗟乎天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欲用仲景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症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奇中居恒嘆古學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因取金匱要略發揮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旨已傳雖此

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君與余有同好屬為  
敘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日所嘗論說者識於端尤君所以註此書  
之意亦謂是乎

雍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序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自序

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為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千家莫不精求深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鶩遠引以曲逞其說而其失則為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為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為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重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改之章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臧府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為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既成顏曰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雖然劉氏擾龍宋人刻楮力盡心劇要歸罔用余之是注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即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己酉春日飲鶴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軒

金匱心典卷上目錄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痙濕暍病脉證治第二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瘧病脉證并治第四

中風歷節病脉證并治第五

血痺虛勞病脉證并治第六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卷中

奔豚氣病脉證治第八

胸痺心痛短氣病脉證治第九

腹滿寒疝宿食病脉證治第十

五臟風寒積聚病脉證治第十一

痰飲欬嗽病脉證治第十二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證治第十三

水氣病脉證并治第十四

卷下

黃疸病證并治第十五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第十六

嘔吐噦下利病脉證治第十七

瘡癰腸癰浸淫病脉證并治第十八

跌蹶手指臂腫轉筋狐疝蛇蠱病脉證治第十九

婦人妊娠病脉證治第二十

婦人產後病脉證治第二十一

婦人雜病脉證并治第二十二



金匱心典卷上

漢張仲景著

吳門尤怡在涇集註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臟準此。

按素問云。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肝應木而勝脾土。以是知肝病當傳脾也。實脾者。助令氣王。使不受邪。所謂治未病也。設不知而徒治其肝。則肝病未已。脾病復起。豈上工之事哉。肝之病。補用酸者。肝不足。則益之。以其本味也。與內經以辛補之之說不同。然肝以陰臟而含生氣。以辛補者。所以助其用。補用酸者。所以益其體。言雖異而理各當也。助用苦焦者。千金所謂心王則氣感於



肝也。蓋用甘味之藥調之者。越人所謂損其肝者。緩其中也。酸入肝。以下十五句。疑非仲景原文。類後人謬添註脚。編書者誤收之也。蓋仲景治肝補脾之要在脾實而不受肝邪。非補脾以傷腎。縱火以刑金之謂。果爾。則是所全者少。而所傷者反多也。且脾得補而肺將自旺。腎受傷必虛及其子。何制金強木之有哉。細按語意。見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補用酸三句。乃列出肝虛正治之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蓋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者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故治肝實者。先實脾土。以杜滋蔓之禍。治肝虛者。直補本官。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虛實並舉之要旨也。後人不察肝病緩中之理。謬執甘先入脾之語。遂略酸與焦苦。而獨於甘味曲窮其說。以為是即治肝補脾之要妙。昔賢云。設辭知其所蔽。此之謂耶。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痰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風干忤經

絡道中經絡未流傳府藏即醫治之四肢纒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竭乏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遺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

人稟陰陽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長則實由風與氣蓋非八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則無以變易而長養然有正氣即有客氣有和風即有邪風其生物害物並出一機如浮舟覆舟總為一水故得其和則為正氣失其和即為客氣得其正則為和風失其正即為邪風其生物有力則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然風有輕重病有淺深約而言之不越三條一者邪從經絡入藏府而深為內所因二者邪在四肢九竅皮膚沿流血脉而淺為外所因三者病從王法房室金刃蟲獸而生為不內外因所謂病之由也人於此慎養不令邪風異氣干忤經絡則無病適入經絡未入藏府可汗吐或和解而愈所謂醫治之也此應前內因一段若風氣外侵四肢將及九竅即吐納導引以行其氣鍼灸膏摩以逐其邪則重滯通快至閉塞無由此應前外因一段更能不犯王法禽獸則

形體不傷。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則精神不散。此應前房室一段。腠理云者。謂凡病糾纏於身。不止經絡血脉勢必充溢。腠理故必慎之。使無由入。腠理者。三焦與骨節相貫之處。此神氣所往來。故曰元真通會理者。合皮膚藏府內外皆有其理。細而不紊。故曰文理。仲景此論以風氣中人為主。故以經絡入藏府者為深為內。自皮膚流血脉者為淺為外。若房室金刃蟲獸所傷。則非客氣邪風中人之比。與經絡藏府無相干涉者。為不內外因也。節徐氏

按陳無擇三因方。以六淫邪氣所觸為外因。五藏情志所感為內因。飲食房室跌撲金刃所傷為不內外因。蓋仲景之論。以客氣邪風為主。故不從內傷外感為內外。而以經絡藏府為內外。如徐氏所云是也。無擇合天人表裏立論。故以病從外來者為外因。從內生者為內因。其不從邪氣情志所生者為不內外因。亦最明晰。雖與仲景竝傳可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目正圓者。瘵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此氣色之辨。所謂望而知之者也。鼻頭脾之部。青肝之色。腹中痛者。土受木賊也。冷則陽亡而寒水助邪。故死。腎者主水。黑水之色。脾負而腎氣勝之。故有水氣。色黃者面黃也。其病在脾。脾病則生飲。故胸上有寒。寒飲也。色白亦面白也。亡血者不華於色。故白血亡則陽不可更越。設微赤而非火令之時。其為虛陽上泛無疑。故死。目正圓者陰之絕也。瘕為風強。病陰絕陽強。故不治。痛則血凝泣而不流。故色青。勞則傷腎。故色黑。經云。腎虛者面如漆柴也。風為陽邪。故色赤。脾病則不運。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經云。水病人。目下有卧蠶。面目鮮澤也。

師曰。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

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病在腎肝。為筋髓寒而痛時作也。喑喑然不徹者。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啾啾然細而長者。痛在頭中。則聲不敢揚。而胸膈氣道自如。故雖細而仍長也。此聲音之辨。聞而知之者也。然殊未備。學者一隅三反可矣。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吐沫。

心中堅者。氣實而出入阻。故息則搖肩。欬者。氣逆而肺失降。則息引胸中上氣。肺痿吐沫者。氣傷而布息難。則張口短氣。此因病而害於氣者也。

師曰。吸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則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息兼呼吸而言。吸則專言入氣也。中焦實則氣之入者不得下行。故吸微數。猶促也。下之則實去。氣通而愈。若不係實而係虛。則為無根失守之氣。頃將自散。故曰不治。或云中焦實而元氣虛者。既不任受攻下。而又不能自和。故不治。亦通其實在上焦者。氣不得入而輒還。則吸促猶短也。實在下焦者。氣欲歸而不驟及。則吸遠。遠猶長也。上下二病。竝關藏氣。非若中焦之實可從下而去者。故曰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氣盛而形衰。不能居矣。故亦不治。

師曰。寸口脉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脉皆當病。

王時。時至而氣王。脉乘之而動。而色亦應之。如肝王於春。脉弦而色青。此其常。



也推之四時無不皆然。若色當青而反白。為非其時而有其色。不特肝病。肺亦當病矣。犯其王氣故也。故曰色脉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上之至謂時至。下之至謂氣至。蓋時有常數而不移。氣無定刻而或遷也。冬至之後。甲子謂冬至後六十日也。蓋古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依此推之。則冬至後六十日當復得甲子。而氣盈朔虛。每歲遞遷。於是至日不必皆值甲子。當以冬至後六十日。花甲一周。正當雨水之候。為正雨水者。冰雪解散而為雨水。天氣溫和之始也。云少陽起者。陽方起而出地。陽始生者。陽始盛而生物。非冬至一陽初生之謂也。竊嘗論之矣。夏至一陰生。而後有小暑大暑。冬至一陽生。而後有小寒大寒。非陰生而反熱。陽生而反寒也。天地之道。否不極則不泰。陰陽之氣。剝不極則不復。夏至六陰盡於地上。而後一陰生於





地下是陰生之時正陽極之時也冬至六陽盡於地上而後一陽生於地下是陽生之時正陰極之時也陽極而大熱陰極而大寒自然之道也則所謂陽始生天得溫和者其不得與冬至陽生同論也審矣至未得甲子而天已溫或已得甲子而天反未溫及已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或如夏感五六月時則氣之有盈有縮為候之或後或先而人在氣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為能與時消息而無忤耳

師曰病人脉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前謂關前後謂關後關前為陽關後為陰關前脉浮者以陽居陽故病在表關後脉浮者以陽居陰故病在裏然雖在裏而係陽脉則為表之裏而非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腸腎而在腰背膝脛而及其至則必短氣而極所以然者形傷不去窮必及氣表病不除久必歸裏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稱厥陽

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越猶夫無妻則蕩也千金方云陰

